·学术评论·

DOI:10.20004/j.cnki.ujn.2024.02.016

“三维哲学”映射下的“物”与“情”

——论王兆胜的散文创作

陈亚丽,王静文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在散文创作中,王兆胜文评互证,以老庄之道为基础,构建了天、地、人为一体的三维哲学世界,以此深思人的自洽及人与自然万物的辩证关系。其中,“物”与“情”是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在“物”的书写中,蕴含着王兆胜对悠闲人生的追求和逍遥境界的渴望;在“情”的表达中,体现了王兆胜对“人间大爱”的肯定与坚持。而在由“物”及“情”的书写路径中,王兆胜的散文以平淡自然的风格、优雅闲逸的文化修养实现了“心散”的境界,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散文的书写维度。

[关键词]三维哲学;老庄之道;“物性”书写;“人间大爱”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4)02-0166-07

写作者与评论者的双重身份,使王兆胜在散文创作时,具有“在内”与“在外”的双重视野。在内,王兆胜情感真挚细腻、说理深入浅出、文字平淡朴实;在外,王兆胜有着自成一体的散文理论,并结合中国散文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新征候,不断进行着新的阐释与钩沉。纵览王兆胜的散文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内与外的完美融合,使王兆胜的散文不仅有着一以贯之的“文脉”气息,还有着哲理性的思辨与自我规范。从《逍遥的境界》《天地人心》到《负道抱器》与《情之一字》,在横跨数十载的散文写作中,“内外合一”的双重身份,使得王兆胜的散文评析与散文创作在思想脉络上高度一致,其在林语堂的影响下,逐步丰富并构建独属于自我的散文哲学世界。其中,天、地、人为一体的三维哲学是王兆胜散文创作的总纲,“物”与“情”则是这一创作总纲下的“文脉”核心。这里的“物”与“情”并不是指浮于表面的描写与抒发,而是王兆胜本人散文书写的“题眼”所在。在王兆胜的散文中,“物性”书写蕴含着内在的生活哲思,“人间大爱”的真情里深埋着本真的情感根系。三维哲学及其映射下的“情”“物”表达,不仅体现出王兆胜散文的成熟与圆融,也对当下的散文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一、老庄之道与三维哲学

众所周知,王兆胜对林语堂的散文研究颇有心得。然而,这一研究对象的确定并不是一帆风顺。攻读博士期间,王兆胜以鲁迅研究专业为主,原本也应顺理成章地将鲁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可是,在木已成舟时,王兆胜却决定将研究对象换为林语堂。王兆胜曾言:“就文学、文化影响我的灵魂而言,有两位现代人最为突出,他们是鲁迅和林语堂……鲁迅及其作品总有一种沉重、一

[作者简介]陈亚丽,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箱:chenyali@tom.com;王静文,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种阴暗、一种窒人的气息，久而久之沉溺其间，也极容易受到感染……读林语堂的作品，我们在感到一股悲凉之气的同时，总被一股热流、暖意与轻松所包裹，使你有道家逍遥之感。”[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与林语堂带给王兆胜的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感觉，而王兆胜本人的品性与林语堂则更为贴合。所以，将研究对象从鲁迅换为林语堂，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慎重抉择。除却品性、气质的契合外，林语堂也给王兆胜“提供了某些或者说许多认识自身、剖析灵魂的参照”[②]。这种互相作用的推动，才是王兆胜选择将林语堂作为研究对象的本质原因。自此以后，王兆胜潜心于林语堂研究，“已出版8部林语堂研究著作，发表50多篇林语堂研究论文”[③]。王兆胜把这些归因于导师林非先生的宽容与鼓励，才让自己结下全力探讨林语堂研究的这个“果”，而这个“果”不仅结在研究领域，也结在散文创作领域。

在王兆胜的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中，他注意到“深潜于林语堂文本的一个核心母题，即是对宇宙天地之间‘主宰’的深切关注”[④]。对于林语堂这一“上帝观念”的形成，王兆胜认为老庄道家文化从中产生了巨大作用，尤其是“道”对林语堂的影响最为突出。“‘道’的内核即生命，‘道’即生命的原始，亦即生命的永恒，所以‘道’的本体论亦即生命的本体论。”[⑤]正是老庄的生命意识与死亡情结让林语堂对生命产生了真正的思索，并通过老庄哲学获得了关于死亡清晰、自觉、理性的悲感。而这种影响也以对林语堂的研究为中介，传递到王兆胜的散文创作中。在《逍遥的境界》一书的引言中，王兆胜曾这样表达过自己与老庄道家思想契合的心情，“在接触老庄道家一脉时，我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兴奋。道家文化以大自然为本位，以生命和自然之‘道’为依归，从世俗人生中淡出，充分体悟天地之心。”[⑥]而在具体的散文作品中，也随处体现着老庄道家的思想。譬如王兆胜借老子“强梁者不得其死”“物状则老”的观点，强调坚守“柔韧之道”的重要性（《柔韧之道》）；通过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来警诫人们：“过盈过满必将走向亏空”[⑦]，应像老子一样，学会“半半哲学”（《半半哲学》）……此外，王兆胜在散文中还写道，无论是季节上的秋冬，还是年长者的智慧，我们都不应唯“新”是从、过分强调“青春情结”，从而忽略了老旧文化（《老熟的魅力》）。我们也应避免被“知”的盲目与自大蒙蔽双眼，而应注重“不知”的意义与价值（《说“不知”之益》）……这里所表现出的老熟、不知、不争等思想也同样展现了浓厚的老庄意味。

作为一名成熟的学者与写作者，王兆胜并没有止步于对老庄道家思想的继承，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天、地、人为一体的三维哲学。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概括，王兆胜认为，“三维哲学的‘天、地、人’和四维哲学的‘天、地、人、神’最为全面准确。并且‘神’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实在，它完全可以由‘天地’之‘道’来代替，所以，将‘神’抹去。”[⑧]具体而言，在王兆胜的三维哲学中，“天”兼具着“天之道”与林语堂所谓的“上帝观念”，“地”则是指包含自然及一切生灵在内的大地万物，而对“天地之道”的强调，即是为了承认“无论如何，人都是天地自然的一分子，都不能无视天地自然的存在和先验限制。”[⑨]所以，天、地、人中的“人”，王兆胜更看重的是人“心”的力量，即在理解和顺应“天地之道”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心灵发展和培育得臻于完美，以至于这颗心灵能‘修成正果’，能

①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②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第2页。

③王兆胜：《情之一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6页。

④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第19页。

⑤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第62页。

⑥王兆胜：《逍遥的境界》，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⑦王兆胜：《天地人心》，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⑧王兆胜：《天地人心》，第2页。

⑨王兆胜：《天地人心》，第2页。

够面临人世间的失败、挫折与不幸,始终处于悠然自得和怡然自乐的‘大幸福’中。”[①]在天、地、人的三维哲学中,王兆胜始终都在寻找或是渴望一个平衡点,使得天地万物均能自如地存在。

在天、地、人中,王兆胜最常思考的是人与天地间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中又隐含着两个方面,即人如何更为自洽地生活,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应如何相处。在散文集《天地人心》中,王兆胜通过对自己生活态度的描写,展现了其自洽、自融的独处之道。《裸身而眠》描写了王兆胜喜欢裸身被棉被包裹时的温暖与舒适,并回忆到小时候和父母肌肤相贴的亲昵感。在王兆胜看来,裸身而眠并没有什么不洁之处,更多的是卸下伪装后的放松与顺应自然的畅快。在强身健体方面,王兆胜也有自己的心得,因青少年时期需步行上学的经历,让他养成了步行的习惯,并从步行中感悟到“其中包含的为人处事‘用拙’、‘用厚’、‘图大于其易’、‘为大于细’和‘要有钢铁一样的意志’的道理。”[②]在读书方面,身为学者的王兆胜展现了自己作为现代书生的古典心。其在《读书与健康》一文中,表明了自己在书籍选择上的倾向:纸本阅读优于网络阅读,并通过纸本阅读和网络阅读各自的利弊比较,呼吁大家重视阅读,尤其选择好的阅读。而就个人的阅读喜好来看,王兆胜每天坚持早读,并常被自己的情绪感染,甚至情不自禁泪水涟涟。王兆胜是个名副其实的书迷,不仅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藏书、编书、写书,沉浸在与书为伴的幸福里。从裸身而眠到健身、阅读,王兆胜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完成了自洽,他坚持顺应自然,坚持本真的自我,并在理性的自律和感性的抒发中实现自我秩序的建立,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舒适区。

除了人与天地间的辩证关系之外,王兆胜思考的另一重心是人与万物的关系。他始终对人类无尽的贪婪与杀戮持以批判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的异化进行自省与深思。他认为,“人的解放”虽是一次历史性和革命性的进步,“但站在人欲无限膨胀的角度观之,这又充分显示了人的无知虚妄!”[③]所以,王兆胜渴望能实现“物的解放”,其中既包含有生命、被人类奴役的动植物,也包含没有生命的一般性事物。在王兆胜看来,人类的主宰意识是切不可拥有的,善待了“物”也是善待自己。于是,他时刻警醒自己,不进行杀戮,尽最大的努力尊重万事万物。在《鱼的祭奠》一文中,王兆胜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第一次杀鱼的无奈和胆战心惊,并由此决定再也不亲自宰杀动物,培养一颗善心。王兆胜借人、物关系的思考,对“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提出质疑,从而打破了以人为出发点的惯性思维,提供了以“物”观之的新角度,其始终如一的自省精神也正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

二、“物性”书写与“物我两忘”

在这两年的散文研究中,“物性”成为一些学者的关注点。其中便包含王兆胜本人,他将“物性”书写作为生态散文探究的重要抓手与突破点。此外,也有学者跳出生态散文的范围,认为“‘物性’是文学抒写的一个重要维度,对文学的人性描写具有平衡和矫正的功能。”尤其在一些散文中,更是“写出了‘天地交而万物通’的‘人性’与‘物性’的辉映”。[④]究竟什么是“物性”,无疑成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一般而言,物性可分为两类,既有“脱离社会文化语境的物理学物性,也有与人难以分割的文化脉络上的物性。”[⑤]而王兆胜认为:“‘物’与‘人’相对,‘物性’是‘物’的内化,通过

①王兆胜:《天地人心》,第3页。

②王兆胜:《天地人心》,第168页。

③王兆胜:《天地人心》,第2页。

④唐小祥:《文学作品中“物性”书写的艺术价值——从刘亮程、李娟的散文谈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⑤唐小祥:《文学作品中“物性”书写的艺术价值——从刘亮程、李娟的散文谈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物性’可显示‘物’的特点与品质。”[①]可见，相较于过分纠结“物性”与人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王兆胜更为侧重“物性”与“物”本身的相互作用。体现在其散文中，则是对“物”的描写的基础上，完成相应的“物性”表达，并渴望在“物我两忘”的状态下，进入逍遥的境界，实现悠闲人生。

王兆胜曾在一篇散文评析中对“物”进行过简单的归类，他认为：在生物类散文中，主要包含动物、植物、微生物三种；在非生物类散文中，概括起来则可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物，二是人造物，三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比如“火”[②]。而在散文创作中，王兆胜对于“物”的囊括则更为全面灵活。在他的散文中，既有对动、植物的描写，如《树木的德性》《槐花开落》《猪友》等。也有对自然物和人造物的表述，如《水的感悟》《木龟》《第一块藏石》等。“物”的种类虽多，但并不意味着随意为之。在“物”的选取上，王兆胜常以贴近生活的日常之物为首选，小到一粒米（《米的世界》）、一块石头（《第一块藏石》），大到阳光（《阳光》）乃至“物”本身，它们都与作者的个体经验紧密结合。而王兆胜散文的独特之处也正在于此，他以自我经验为出发点，通过对“物”的形态特征的描写，在结合情思与哲思的基础上，让其记忆中的“独属之物”转化为读者能感同身受的“身边之物”。正如王兆胜对石头的喜爱，本是私人化的收藏喜好，但其在《“弃石”偶得》一文中，通过描写一块“弃石”如何被发现、如何变为爱不释手的“宝石”这一过程，将意外的欣喜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之中。不过是一块随处可见但人人无视的插烟头的废物，却在作者描写下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件艺术品，想必不懂收藏的读者也定能从中体味到藏石的乐趣。而这份由“我”及“他”的情感传递，也只能依托于日常之物来完成。日常之物与生活紧密结合，不仅使散文具有令人亲切的“烟火气”，也易于读者跟随作者的所思所想，对生活中的所见之物产生新的发现与思考。从中足见王兆胜对“物”的理解之透、选择之妙。

若想使内化于“物”的“物性”详尽展现，就必须要对“物”本身进行生动地描写。那么，如何描写“物”？如何实现“物”与“物性”的相互激发？这些均在王兆胜的散文中呈现出了独具特色的书写路径。“观察者”是王兆胜面对“物”时的自我身份定位，他常从细节入手，对“物”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感受，将其本质特征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加以表述。在《肥皂》一文中，王兆胜对肥皂泡进行了详细描写：“我将肥皂泡捧在手里，感到温柔而美丽……小泡从一端的孔中生出，渐大，再大，仿佛一只灯笼悬在麦秆之上，轻盈、美丽而灵透。母亲还教我将肥皂泡吹上天空，于是蓝天映照，它们个个如长了翅膀一样，飞高，远去，破碎……”[③]肥皂本是稀疏平常之物，王兆胜却取其细节，用肥皂泡巧妙地呈现出肥皂的梦幻之处。此外，除了运用具体的比喻、拟人等手法，王兆胜还擅长由“一”及“多”，展开线性的联想与想象。在《米与面》一文中，王兆胜以一粒大米为始，展开联想，将与米相关的花生米、小米、玉米等作物一一描绘，甚至还列出将米修饰后组成的汉字，由此完成关于“大”和“小”的哲思。色彩美学的运用也是王兆胜在描写“物”时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身为作家，王兆胜对色彩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在《黑白情结》中，从对白色的喜爱，到对黑色的先厌后爱，王兆胜阐释了黑与白的辩证关系，并感叹道：“‘白’与‘黑’是我的人生情结，也是我理解世界、人生、生命本质的一把钥匙。”[④]色彩对王兆胜有着非同寻常的魔力，除了黑与白，草莓的红、玉米的金黄、树木的翠绿……纷纷出现在散文中。王兆胜凭借自己高超的艺术素养，以笔作“画”，形象地为“物”填上色彩。

“物”向来是散文书写的对象。正如散文大家汪曾祺，从人间草木到四方食事，天地万物均是其散文的主要内容。在汪曾祺的散文中，常由“我”出发，再将“我”隐去，着重展现“物”本身，较少

①王兆胜：《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类型》，《求是学刊》，2022年第1期。

②王兆胜：《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类型》，《求是学刊》，2022年第1期。

③王兆胜：《天地人心》，第131-132页。

④王兆胜：《天地人心》，第77页。

介入个人的主观评价。相比之下,王兆胜的散文具有学理性的同时,也体现出学者散文的严谨与拘谨。他的散文多是建立在自我感受的基础上,围绕"我"的所知所感、所思所想展开,常以说理的方式论证"物"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具体到"物"的书写与"物性"表达上,王兆胜认为人应该向"物"学习。在当下崇尚金钱主义、人本主义、商品主义的社会,"人离'人'、离'物'、离'自然之道'越来越远了。"[①]"万物生灵所包含的天地之心、自然法则人类也当遵守。"[②]因此,王兆胜最渴望达到的状态是"物我两忘",即主客体之间应相互转换,人在观察"物"的同时,也应从"物"的角度来反观人,这样才有对"物性"进行深度观照与探讨的可能。

在王兆胜的散文中,我们也不应忽视其"物性"表达下的生活哲思,这才是王兆胜人格魅力与人生哲学的体现。细读散文,我们可以看到,王兆胜在对"物"进行书写的同时,常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慢"的向往和对怡然自得、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的欣赏。在看到泰然自若的一座山与一粒沙时,王兆胜想到的是在"快文化"下,我们应拥有"慢"的素质(《谈"慢"》)。在被嘈杂的都市噪声裹挟时,王兆胜用静心当作修行,感受定力的同时,也渐渐与外界的嘈杂产生了一种疏离感(《静心在都市》)。这背后所体现的是王兆胜的"隐士"心态,哪怕身处闹市,也能为自己的精神与心灵找到适合栖息的一隅。王兆胜始终强调:"作为宇宙之微粒,人类同样不可违背自然的'悠闲'之道。"[③]通过对"物"的反观,王兆胜将摆脱束缚的"逍遥之境"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所谓逍遥,并不是指一些难以企及的玄奥之道。从童年的游戏、水中的浮虫到晴朗的天、飘落的叶,这些都是充斥在生活中的"逍遥"事物。要想实现"逍遥",王兆胜认为一是要感悟,二是要假借万物,三是要从"我"的角度体悟,如此便可感受到"逍遥"带来的身心自由。由此可见,在王兆胜的散文中,关于"物"的书写与"物性"的表达均是其获取生活哲思的潜在前提,在这之下更为深层的人生哲思便是以"物"观己,实现人性的解放,最终进入"逍遥的境界"。

三、赤子之心与"人间大爱"

林非《散文研究的特点》认为:"千万注意坦率地表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和内心图景,千万别将内心封闭起来假装崇高。"[④]刘锡庆也说:"真人、真情、真心、真语,离开了'真'散文就失去了生命。"[⑤]另外,林斤澜在《小说的散文化和散文的小说化》[⑥]以及梁衡在《散文美的三个层次》[⑦]中,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即真实是散文恒定不变的原则。

提及王兆胜的散文,学者们首先关注到的也是其真实性的创作特点。罗振亚与刘波在《以人心丰富世界——王兆胜散文集〈天地人心〉》一文中写道:"以真情实感而非虚情假意地书写,是王兆胜散文所蕴含的另一种特殊的理念。他笔下不仅有令人怜惜的其他生物,而且有更多可悲悯的人世。"[⑧]陈剑晖进一步将此情具体为"惦念之情",这种"惦念之情",不仅细腻、真挚,而且还蕴含着喷薄而出的情感力量。这种情感力量来源于哪里呢?

---

①王兆胜:《天地人心》,第46页。

②王兆胜:《天地人心》,第49页。

③王兆胜:《天地人心》,第101页。

④林非:《散文研究的特点》,王钟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⑤刘锡庆:《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散文百家》,1993年第11期。

⑥林斤澜:《小说的散文化和散文的小说化》,《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

⑦梁衡:《散文美的三个层次》,王钟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第374页。

⑧罗振亚,刘波:《以人心丰富世界——王兆胜散文集〈天地人心〉》,《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王兆胜自己说，他读某些作品会流泪，那么读者在读他的某些作品时，同样也会潸然泪下。他的散文之所以感人至深，首先是作者有一颗赤诚的心。他对读者的那一份坦诚与热诚，与巴金“要把心交给读者”是堪有一比的。无论作品展示的是自身的美或是“不足”，他都毫无保留地全部呈现。散文中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是王兆胜散文最突出的特质。他笔下的《裸身而眠》《三哥的铅色人生》《看蚕蜡炬似二哥》《与姐姐永别》等等，都是作者“叩问灵魂”的写作，是无遮无掩的，自己对二哥的愧疚、对三哥的惋惜，尤其是对姐姐的依恋之情，都信笔而抒，绝没有半点做作或者矫情。包括他个人的兴趣爱好，对木龟的收藏（《木龟》），对各种质地石头的喜爱（《“沐石斋”记》），对黑白颜色的偏好（《黑白情结》）等等，他与读者之间，是一种真诚的对话。有些散文作品，尽管是客观真实，但是与读者是保持一定距离的。王兆胜的散文作品，读者会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是主动去贴近读者的，主动向读者敞开心扉的。痖弦曾说：“我认为三毛作品之所以动人，不在文字的表面，不在故事的机趣，也不在作者特殊的生活经验，而是在这一切背后所蕴藏的作者的那颗爱心。”[①]王兆胜的散文创作，与三毛一样。其次是他心怀天下，放眼世界甚或宇宙，把个人的得失与宇宙之大对比，将个人的得失自然缩小（《敬畏之心》）；在他眼中，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人与物都是平等的（《“物”的解放》）；所以他笔端充盈着无限的悲悯之情、热爱之心。所谓“眼底春秋，胸中岳壑”所孕育出的人间大爱，是他散文作品的另一重要标签。

不同于一般的情感宣泄，王兆胜散文中的感情写得细腻且丰富，既有对自然万物的喜爱之情，也有亲人、师友间的人之真情。尤其是，王兆胜对于自然万物常表现出互相尊重的平等意识。在《猪友》一文中，王兆胜生动记述了自己还是一个农村的贫苦少年时，与猪为伴的快乐日子。把猪送去猪圈的趣闻、为猪抓痒时的信任、见证小猪成长的欣慰……这些都为王兆胜贫瘠的童年生活注入了一丝温暖。或许正是因为曾经有过与动物亲密为伴的童年经历，才致使王兆胜一直以来都对动物保持着怜悯的同情心。王兆胜《猪友》中动容地写道：“有头白唇的黑猪向我投来绝望和求救的眼神……我的心理防线轰然倒塌，泪水涌流。”[②]在《鱼的祭奠》与《“物”的解放》中，王兆胜则进一步谴责了人类对动物的虐待、杀害等行为，强调对“物”的真正解放。在此，王兆胜表现出来的是面对人类以外的生灵时，所应有的一颗善心。而在对自然的描写上，王兆胜采取了充满童趣的书写方式，将高山的积雪、地下的泉水拟作纯洁的儿童，借他们的口讲述了大自然如何毫无戒备地拥抱人类，而人类又是如何一步步变得贪得无厌，将自然彻底破坏的过程，以此来批判人类对自然的侵占与毁坏。在王兆胜的心里，自然与人类应始终保持和谐相处，共构和谐之美。或许是对现状过于焦虑，迫切希望能有所改变。在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王兆胜过于强调二元关系中的对立面，反而失去了探索两者之间多维关系的可能性。这种对立关系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则体现在王兆胜对“现代化”的刻意疏离和对传统、本真（自然）的亲近。如在《步行一生》中，相较于现代化的交通方式，王兆胜更喜爱步行，认为它“既有健身之功，又有自我实现的美感”[③]。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在其眼中似乎总有所缺憾，这也是为何王兆胜的散文中常萦绕着忧伤之感的原因。

在王兆胜的散文里，有大量的篇幅描写自己的亲人、朋友和老师。尤其是对亲人的追忆，王兆胜用“亲情之重”四个字来彰显此情在其心中的分量。母亲的过早离世一直是王兆胜内心的遗憾与痛楚，从他的散文中，我们可以完整地拼凑出一个童年失母的男孩是如何怀着对爱的渴望与感激长大的。虽然陪伴王兆胜的时间不长，但是，母亲美丽、勤劳、善良的品质却始终影响着他。除母亲外，宽厚、慈爱的父亲，善良、有担当的二哥，隐忍且坚强的三哥，弥补母爱缺席的姐姐等，亲人

①三毛：《温柔的夜》，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王兆胜：《情之一字》，第455页。

③王兆胜：《天地人心》，第166页。

们给予王兆胜所有的爱与保护,“就像大鸟看护着巢中的小鸟。”[①]也正是因为亲人的影响,王兆胜的散文中呈现出难能可贵的女性力量,他毫不吝啬地赞美并尊重包含母亲、姐姐、妻子在内的一切女性。后来,至亲一一离世,王兆胜把无言的痛与思念转化为文字写入散文,让人读后为之动容。一定程度上,对亲人和故乡的爱是王兆胜散文的情感根系,也是他众多散文篇章中的情感来源。在他的散文书写中,总是会不自觉地引入自己的童年/少年经验以及与亲人相伴的瞬间,其他所有感情都是在这一根系的基础上生发而成。在对师友的书写中,王兆胜则多充满感激之情。无论是求学路上的老师,还是一起长大的玩伴,亦或是工作后结交的挚友,王兆胜都牢记对方给予过的帮助与鼓励。从清洁工小王的一声问好,到臧克家亲切有力地握手,王兆胜用饱含爱意的友善之心书写着身边人带给自己的力量,并把这些爱与力量称作“人间大爱”,这其实也是王兆胜的终极情感表达。

提及“人间大爱”,便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人间至爱者”,毕竟鲁迅是对王兆胜影响最深的两位现代人之一。长妈妈、私塾先生、藤野先生……同样是一群平凡而伟大的身边人,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对他们的描写则充满了少见的温情,可见,“鲁迅的‘爱’,不仅有深刻的一面,更有平凡的一面,更多的是出自一个普通人的爱,出于人的天性的爱。”[②]这与王兆胜散文里始终书写的平凡之爱有着溢于言表的相通之处。不同的是,“鲁迅自己就是‘人间至爱者’当中的一个,鲁迅可以说是把最大的爱的热烈和死的冷峻两个极端交织在一起。”[③]而王兆胜的“人间大爱”中则少了一份冷峻,多了一份包容与平和,这份大爱不仅有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还囊括了对世间万物的珍视,体现的是一颗最为宽厚的博爱之心。

四、结 语

王兆胜曾给散文下过一个定义:“散文是开放包容的‘心散’的文体,它以真挚的情感、平实的文风、自由的心态、自律的表达反映外在世界和映照内心,在书写真善美的同时,塑造自我人格和提升精神境界。散文是作家与世界、读者以及自我进行的心灵对语,是融知识、思想、智慧于一炉的人生艺术。”[④]所谓“心散”,即“一个优秀散文家应有一颗潇洒、自由、自然、超然的心灵,他可以看淡世事人生,对世界人生有大彻大悟,不会迷恋于在舞台中央成为一个主角,也不会被功利主义和世俗人烟所笼罩。”[⑤]而王兆胜自己的散文书写就完全符合其“心散”的标准,通过他的散文,我们能读到在日常生活中怡然自得的乐趣;对待一切生命的悲悯之心;关于人与自然万物的思考;还能读到自我情感的剖析;对待亲友的感激;甚至是人生哲学的展现。同样,我们也不应忽视,王兆胜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也着实表现出一种努力,无论是对“物”的重视、“情”的表达,还是人格塑造的展现与逍遥境界的追求,王兆胜都在不断努力地拓宽散文的书写维度,探索更多的书写可能性。

[责任编辑:李　炜]

①王兆胜:《天地人心》,第206页。

②钱理群:《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一九三六年的鲁迅(上)》,《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5期。

③钱理群:《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一九三六年的鲁迅(上)》,《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5期。

④王兆胜:《散文的文体价值及其魅力》,《名作欣赏》,2022年第22期。

⑤王兆胜:《散文的文体价值及其魅力》,《名作欣赏》,2022年第22期。